

■图片故事

楼下的风景

□魏霞 文/图



从阵阵的鸟鸣中醒来，看看表已是七点四十，若是往常，这个点我们应该奔赴在上班或上学的路上了，爱人和儿子都还在熟睡。掀开窗帘的一角，阳光刷地挤了进来，是个冬日里的好天气。小区里却没有往日的人来人往，静悄悄的。

恍惚中感觉小区北门口好像有个人，连忙寻了眼镜戴上再看，原来是一名保安，两只手抄在袖筒里取着暖。这一大早的他在干什么？小区的北门已禁行，他没有必要在这站岗呀，再说看样子也不像设岗量体温。我们临街的这栋楼发现了疫情，被隔离已经是第四天了，我正闲得无聊。

戴黑口罩的保安在门口踱来踱去，似乎有些着急。我在楼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大概有十几分钟的光景，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小区北门，车头上赫然写着：供热抢修。

哦，原来是在等热力公司的人。从面包车上下下来两个男人，都戴着黑色的口罩。其中一个拿出喷壶一样的东西和一张纸，隔着铁栏杆门递给了保安，两个人还交谈了几句，楼上的我没有听清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热力公司工作人员的动作上，我猜想是教保安怎么使用那工具，保安拿着工具匆匆地离开了。从面包车上下来了另一个男人，可能是个司机，在车子的一旁伸胳膊踢腿的像是在做操。

这时，小区门口开小卖部的老板娘戴着口罩在向外一箱箱地搬东西，看不清楚是什么，但不

外乎是些饼干饮料之类。

我对女老板没有好印象，平常买她的东西她总是死脑筋，一口价。为此，小区里的人宁愿跑远路也不愿意买她的东西，除非家里突然来了客人需要救急。

“你这有口罩没有？”那司机问。这次我听清楚了，司机是个大嗓门。

“没有。俺这不卖口罩，只卖吃的喝的。”从乡下来的女老板操着她一贯的高声调。

“我就这一个口罩，在外边跑一天，要是晚上出现抢修任务，没有口罩戴就麻烦了。”司机忧心忡忡。

“那边有个药铺你可以去看看。”女老板手向西边指了指。我们偶尔进她的店买东西也没见过她这么热心。

“你这一箱箱地往外搬，有人要吗？”司机往西边瞅了瞅又问。女老板直起腰望向光秃秃的

大街，除了偶尔有辆车驶过，不见一个行人。

“有人要没人要，都得搬出来，也不单为了挣钱，万一谁家缺吃少喝的，总可以接济接济吧。”

热力公司的车开走了，女老板也进了屋。几只麻雀落在女老板放在门口的五箱东西上，叽叽喳喳在欢叫。这小东西，似乎也知春天快要来了，叫的声音都比冬天清脆了许多。

我拉开窗帘，喊爱人和儿子：“起床起床，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被隔离的日子里，每天观望楼下的小卖部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小卖部门口的东西有时是四箱，有时是五箱，但从没有哪一天间断过。

等疫情结束，我想好了，生活所需都从小区门口的小卖部购买，即使女老板仍旧是个死脑筋。

非常时刻非常爱

□张金刚 文/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一拗口的名称被全国人民熟知，且念得熟练之时，也正是这一“非常之疫”在严控之下仍不断蔓延之时。从惊心到担心到入心到同心，所有人在行动，于春节这一“非常之节”打响了一场“非常之役”。

战役注定艰难，但我们仍有信心，撑起这一信心的便是全体国人越是艰险越向前、灾难面前一条心的“非常之爱”。

时隔17年，84岁的“非典斗士”钟南山院士再次挂帅出征武汉，让我们无不泪目。他以“最美逆行”的壮举、义举，告诉我们何为一颗“赤子之心”“医者仁心”，告诉我们灾难面前何为担当、何为大爱。

“逆风而行”者皆为勇士。无数医务工作者写下“请战书”，摺下“红手印”，主动请缨，毅然选择奔赴没有硝烟、不见敌人的战场。重重防护之下，原本就不知他们是谁，现在更看不清他们是谁，可我们深懂他们为了谁：为了每位患者，为了天下苍生。

其实，他们都是平凡的爸妈、儿女、丈夫、妻子，其中不乏我们的亲人、朋友，他们也害怕，他们也担心，他们更在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与煎熬，甚至成为一些求医问诊者的“出气筒”，但披上白大褂，穿上防护服，他们就是战袍加身、使命加身，成了时代的英雄，成了亿万人民健康的“保护神”。他们的仁爱值得所有人关爱：愿平安归来！

在前线，还有基层干部的身影，还有新闻记者的身影，还有与“死神”赛跑建设“火神山”“雷神山”的工人们的身影，还有自愿无偿接送送医务人员的身体的身影，还有愿意为滞留异地不能回家过年的湖北人提供援助的爱心人士的身影，还有无数看不见的留在武汉的武汉人的身影……他们坚

守奋战前线，架起“爱的桥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或许无法到一线冲锋，可疫情没有真空地带，我们永远都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局外人。此时此刻，“守土尽责，开展防控”是在做贡献，“保护好自己，不添乱”同样也是在做贡献！

我的许多同事、朋友放弃休假，日夜奔忙在防控一线。有的在研究评估制定方案，有的在深入宣传摸底排查，有的在值班值勤备防备战，有的在加班加点加紧生产，有的在保障电力、供暖、供应，有的在保障通讯、信号、治安……有负责爱、默默奉献的他们，值得点赞。

“宅”，这个本来并不讨喜的举动，在疫情突发的春节却成了人们的首选。然而，“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没了串门拜年、走亲访友、聚会聚餐的春节，更收获了别样的本真的“爱”，人远着，心却近着。

小姨子在某医院上班，平时很少见面，虽无法回家团聚过年，但她却一天几次电话嘱咐我们“减少外出，记得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还雪中送炭地寄来几包医用口罩。上大学的“小朋友”反复劝说爷爷奶奶戴口罩无果，放出绝食的“大招”。微信给许多亲朋好友网上拜年，一句“出门戴口罩，保护好自己”，爱意满满。

往年总是疲于走亲戚的阿勇乖乖在家陪父母聊天、做饭、打牌，其乐融融。而我，常年很少在家，正好利用居家隔离的时间陪陪老婆孩子，弥补一下亏欠，倍感温馨。

2020，爱你爱你。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在这个“非常春节”看到了爱、奉献了爱、传递了爱、懂得了爱。更启示我们要爱护野生动物，爱护大自然，爱护地球；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自己。

古代的疫情与防疫

□张勇

《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典籍中都有关于疫情的记载。《五行志》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尤其在国家安定、力量较强的时期，对传染病的控制最为有效。

东汉时期是我国疫病流行的爆发期，在其立国195年时间内，见诸史册的大型疫病爆发就有40余次之多，平均4-5年就大规模爆发一次，如东汉初年“扬徐部大疫，会稽江左甚”“会稽大疫，死者万数”，东汉中期“安帝初，天灾疫”“会稽大疫”“京师大疫”。

《三国志·蜀书》中记载：“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三国志·吴主传》中也描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曹操“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可见曹军的粮草后勤或许严重依赖于水路运输，“火烧赤壁”很可能仅仅烧掉了曹操的运粮船。虽然因此造成曹军大量伤亡，但随之而来的缺粮以及疫病爆发才是进一步造成曹军大规模损失的真凶。著名的“七步诗人”曹子建记载得尤为详细：东汉末年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

而丧。”

在长时期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了许多确实可行的防疫措施与方法，有些至今还流行。在周朝的时候，人们就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月令辑要》一书记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而虫蚁、鼠是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极大危害，亦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政府就制定了指定医生检查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

先秦时期，人们便已经意识到了家禽、牲畜和传染病的关系，因此开始实行人畜分离，为牲畜设立单独的“圈”。此外，古人对于饮用水源的保护也极为重视，例如为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有载“罨（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在疫病爆发时，也会将药物直接撒入井中用来防疫。同时，到东汉时，人们便已经养成了不食病死牲畜的习惯，如张仲

景的《金匱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二十四》中便有“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有毒，不可食之”的记载。

“隔离”这一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

尽管如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努力却从未中断。公元568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痲疾”患者。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治”，后又成立医馆。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痲人坊”。唐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